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詩集

卷之四

孔子集語序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
之而莫能盡子曰子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審蓋亦僅得之耳
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
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嬖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
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
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為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
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
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為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
十篇為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偽者哉遂取諸書所載
裒而聚之日繁月積寢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
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亮齋游先生先生曰
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遽徑東明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祕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
火祕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為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
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
據叔客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

太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
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尚書省送下朝奉
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為收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
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
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為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
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
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為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
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
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為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
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
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

集語卷上

宋 永嘉薛據纂

易者第一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色篇。見先秦古書

子曰。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

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

子曰。文王以陰陽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

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夫易卦六十四分而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

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生。故為下篇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以上並見易乾鑿度

子曰。昔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

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之己者

也。

以上並見尸子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百舍重趼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

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並申子

子貢第二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子

季子治單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所得小魚。釋之。巫馬期以報孔子。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季子何以至此。丘嘗聞之。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梁澤之禁。弛關市之征。以惠民。

子曰。善為吏者立德。不善為吏者立怨。以上並見韓非子

孔子為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毋太甚乎。子曰。居。吾語汝。人而惡者五。而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不可不誅也。予文

荊有飲非者。得寶劍於千隊。反渡江中流。兩蛟使繞其船。飲非謂柁舡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

夫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首丘而死。鳥飛反鄉。兔走歸窟。我其禾首乎穗垂而向根。不忘

本也

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並見淮南子

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

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已殷人罰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慎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金樓子

孔子御第三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賜之饌與黍子先飯黍而後食桃左右掩口而笑公曰黍非飯也以雪

桃也子曰丘知之然黍者五穀之長先王以為上盛果蓏有六桃為下宗廟不以祭丘聞之也

以賤雪貴不聞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韓非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為

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吳伐越音揮會稽獲骨節專車使客問之仲尼曰骨何大焉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

會稽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周為汪芒氏。於周為長髻。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者武王克商。通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故名其楷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魯語

孔子出遊於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恠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吾簪也。而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韓詩外傳

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

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先祖不足稱也。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並韓詩外傳

持盈第四

子曰。持盈之道。挹而損之。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能此者。其惟周公乎。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所執贄而師見者七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猶臣六人。載干戈以至封侯。異族九十七人。而同姓之士百人。猶以周公為天下黨。則以同族為異族為寡也。韓詩外傳

子曰。不謹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亦無及矣。詩曰。懷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夫子。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顧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夫子。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今程子本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肴。不嘗不知其旨也。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

功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慊而勉。不究故盡思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子曰。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

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令其心。顏令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眉映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

孔子行。聞有哭聲甚哀。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歿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簡於事君。失之二也。與交友厚。中而絕之。失之三也。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稿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宋大水。魯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棗。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人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失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其庶幾乎。昔有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知過而改之。是不過矣。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並韓詩外傳

子觀第五

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子曰。此為何器。曰。此為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物盈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盈則虧。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韓詩外傳

子曰。終日言不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為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乎。

顏淵問曰。回願貧而如富。賤而如貴。無勇而威。與人交於終身無患。其可乎。子曰。善哉。問也。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能遜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無失也。終身無患。擇言而後出也。並韓詩外傳

孔子曰。蕭韶者。舞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樂動聲儀。

子曰。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孔子三朝記

魯大夫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上之所聞。羊也。亡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魯語

公父文伯第六

公父文伯朝其母。其母方續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續。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音辭具也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則動，晦則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丁敢反冠垂也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纒，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而有辟。音平入聲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先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音止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也東芻百六十斛牛十六斛米十六斛不是過也先王

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並魯語

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一貫三為王推一合十為士許氏說文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史記又見田敬仲傳

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

丘者亦以春秋史記

子曰自吾得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史記

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陽德而君於天下而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

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

不全而有空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

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而可適乎物安可全乎史記

六藝第七

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滑稽傳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以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

蔡之大夫謀曰楚大國也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皆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作色。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說

子曰。通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國貧矣。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讜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

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觀於周之太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謹，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爭，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或惑，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臭同亦與之化矣。故君子謹所與。並見說苑

依賢第八

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貧。馬駘斬而復行者，輔足衆也。

說苑

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

可得也。

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凌物。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鬪。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官。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喪其美質者也。韓詩外傳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止以其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以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以治之之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在矣。

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二子。丘之道幾於廢也。

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修其身。未得則樂其意。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未得之也。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